



革命家为人处世的教诲录

政治家从政服官的家常话

风家书世家

★ 丁晓平 著
maozedongdeqingshijie

毛泽东的亲情世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家世家书家风

丁晓平 著

丁晓平的亲情世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世·家书·家风:毛泽东的亲情世界 / 丁晓平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9

ISBN 7-5073-2174-6

I.家… II.丁… III.毛泽东-生平事迹
IV.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8967 号

家世·家书·家风:毛泽东的亲情世界

作 者 / 丁晓平

责任编辑 / 李月兰

封面设计 / 十亩工作室·裴海斌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销售热线 / 63097018

编 辑 部 / 83083302

排 版 / 中外名人

印 刷 /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1/16 印张:16.5 千字:252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73-2174-6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家书是一面镜子

(前言)

家书,就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可以照出每个人的人格、品节、道德,可以照出他的信仰、理想、追求,也可以照出他的品德是高尚还是卑鄙,心灵是美好还是丑恶。毛泽东家书也不例外。我们同样可以通过阅读毛泽东的家书,来了解、来欣赏,从而更加深入地去理解毛泽东的人生风景和心路历程。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作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代伟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如果让我们跨越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的鸿沟,无论是仰视还是俯视,抑或平视,他都是一座纪念碑式的人物。他个人历史的本身不是传奇,胜似传奇;不是神话,胜似神话。因此毛泽东本人从来就没有走上什么神坛,所以也就根本没有走下什么神坛——毛泽东不是神,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就是一个吃中国饭、喝中国水、穿中国衣、读中国书、写中国字、说中国话、在中国的黄土地上长大的中国人,一个把握历史又推动了历史、一个改变历史又被历史改变的人。他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爱有恨、有得有失,有功有过,有生有死,因此他不是也不可能是所谓的完人,不是也不可能是“万岁”,但这并不能否认毛泽东绝对是一个伟人,是一个大写的人。

《家世·家书·家风——毛泽东的亲情世界》一书比较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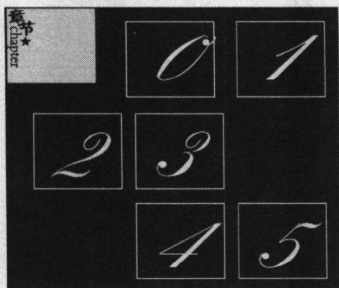
地记述了毛泽东和他的父亲母亲、妻子(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子女(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和儿媳刘思齐、邵华的故事,从毛泽东这个个体的“人”和人性上,发掘和欣赏毛泽东作为政治人物的另面情怀。本书以人物为中心,以家书为线索,将毛泽东和家人的故事串联在一起,使得读者既清晰家书的来龙去脉,又更深层次地把握毛泽东和每一个家人、亲人的关系。同时,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插入大量毛泽东家书的手迹与历史照片,使得阅读更直接更形象。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劝学,读书,交友,济苍生。读毛泽东的家书,看毛泽东的家人、家世、家事、家风,品毛泽东的亲情、爱情、友情、乡情。一部毛泽东家书可谓是一部革命家为人处世的教诲录,亦是一部政治家从政服官的亲情录。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是藏在生命深处的感动,而且比金子还珍贵还温暖。一封家书就是人生的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人生的一个珍藏。家书的故事因此风情万种百媚千重。家书犹如陈年老酒,愈陈愈香。而读家书,其实就是读来自生命深处的那一份感动,生命中可与不可承受的重与轻,都成为一种宝藏。亲爱的读者,在这样一个“打个电话就可以连接四海,击一下键盘就可以一网打尽”的言而无“信”的网络信息时代,重温毛泽东的家书,我想,你一定会从中汲取生命的营养,从而增添前行的力量和勇气。

丁晓平 谨志

二〇〇六年二月
于北京西皇城根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家书是一面镜子

1-2

第一章

叛逆孝子 疾革呼儿

——毛泽东和父亲母亲

1-38

第二章

开慧之死 百身莫赎

——毛泽东和杨开慧

39-62

第三章

革命第一 生死爱恋

——毛泽东和贺子珍

63-84

第四章

爱恨交加 失败选择

——毛泽东和江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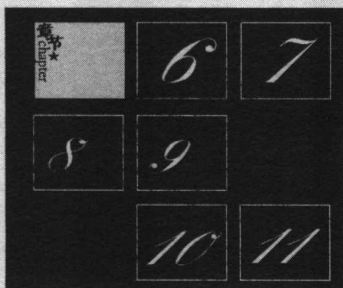
85-118

第五章

知父爱子 英名永垂

——毛泽东和毛岸英

119-150



目 录

contents

第六章

父爱如母 视如己出

——毛泽东和刘思齐

151-172

第七章

呵护有加 又痛又爱

——毛泽东和毛岸青

173-182

第八章

与君相知 企子望之

——毛泽东和邵华

183-194

第九章

姣好千金 宝贝天使

——毛泽东和李敏

195-222

第十章

掌上明珠 喜慰无极

——毛泽东和李讷

223-246

附 录

诗人：毛泽东（代后记）

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247-256

第一章

叛逆孝子 疾革呼儿

——毛泽东和父亲母亲



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
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

韶山冲，村连村，十户人家九家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无论如何也让人难以想象，伟人毛泽东就是诞生在这首民谣所歌唱的地方。韶山冲当年流传的这首民谣或许有文学演绎的成分，但像中国内地许许多多的山村一样，贫穷和落后这顶帽子同样也戴在韶山的头上。“禾镰上壁，没得饭吃。”东北距长沙约九十多公里、东南离湘潭约五十公里的韶山冲，在毛泽东还没有成为中国的领袖之前，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地方。

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冲南岸上屋场，尽管贫穷落后，但山清水秀，“介三湘而远七泽，发岳麓而控东台”，风景如画，“澎湃地涌，水飞雪浪之花，九嶷天开，山横玉枕之案；绵亘百余里，蜿蜒来八面之龙。山苍莽，际无隆，狩幸致南巡之大舜”，“皎月是长明公不老，白云乃不速之客”，“九天韶乐，时来迭奏罗音；三邑童叟，每日瞻依仙境”。^①

在这个“每日瞻依仙境”的山沟里，毛泽东这个农民

注释

①摘引自韶山布衣名士周定宁《韶山记》，清光绪六年（1880年）作。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
字顺生，号良弼、行一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的儿子在他十六岁之前，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方圆半径十里地的地方。

母亲文七妹在她二十六岁时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毛泽东。这一年，父亲毛顺生二十三岁。因为前面两个儿子都在襁褓中夭折了，这给文七妹的打击很大。为了把第三个孩子平安地养大，她干脆回到湘乡的娘家唐家坵，而且还在一座观音庙那里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并给孩子取名“石三伢子”。因此毛泽东的童年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一直在那里生活到九岁才回韶山冲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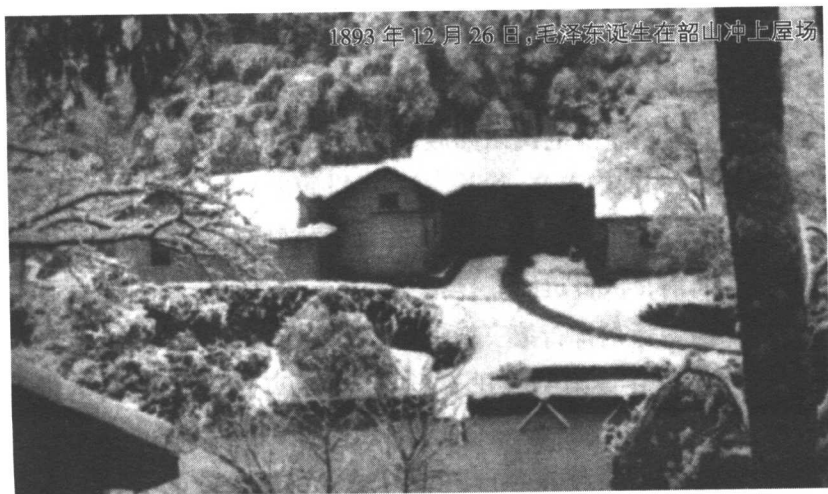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毛顺生十岁时他父母给他订下十五岁时完婚的这门亲事，从此在他的勤劳经营下，家道还真的交上了好运。“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十六岁这年，新婚不久的毛顺生为了还清家中的债务，被迫外出当兵，好挣一些饷银养家糊口。在兵营，毛顺生省吃俭用，一年后退伍回家，用积攒的钱还清了债务。从此，他开始经营耕作自家祖传的六七亩田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为一家人的温饱精打细算。“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谁会盘算，谁就会过好日子；不会盘算的人，你给他金山银山也是空的！”毛顺生虽然没有读过书，识不得几个字，但在外当过一年兵的经历自然也让他比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要“见多识广”了。“拼命地节省”的他把从自家人嘴里节省下来的稻谷加工成白米，挑到一个叫银田寺的集市去赶集出售，或者零售给那些穷苦脚夫和手工业者；同时将稻谷加工剩下的米糠用来养猪。慢慢地，毛顺生就有了一些积蓄，他将这些积蓄赎回父亲毛翼臣典出去的一部分田产。到毛泽东十岁的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十五亩自耕地，年收六十担谷。连父亲在内全家五口人每年只需口粮三十五担，这样就有了二十五担的节余，毛顺生就



成了“十户人家九家穷”的韶山冲的富户了。

但“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这个时候，毛顺生一边继续靠贩卖稻谷加工大米向湘潭易俗河等地出售赚钱，不过规模已经从肩挑发展到板车运以至从银田寺雇用船只了；同时他还兼做贩运生猪、耕牛的买卖，并得到妻子娘家的贷款支持，生意越做越大，家业日益兴旺。为了扩大生产，毛顺生开始雇工。起初是雇短工，后来就干脆雇了一个长工，农忙时再加个短工。不久，他就从堂弟毛菊生那里买进七亩水田，使田产增至二十二亩，年产量达到八十担。已经成为韶山冲“大富”的毛顺生，不仅入股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还自己印行了自家“义顺堂”的纸票流通周转，和“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几家大店铺有了密切的商务往来。尽管如此，毛顺生仍然克勤克俭，省吃俭用，不准家中有吃闲饭的，儿子们和长工一样都得下田干活。毛泽东在“自传”中说：“我在六岁时便开始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够饱的。”

毛泽东从“七岁起，就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韶山冲上屋场

注释

②摘引自《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丁晓平校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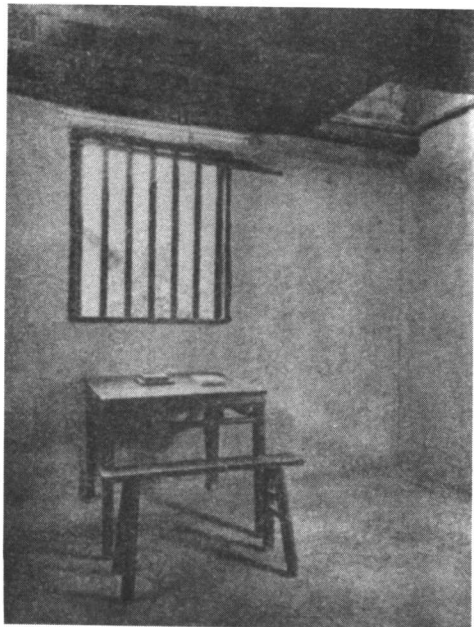
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漂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②

其实，毛泽东是在一九〇二年春他九岁的时候开始入学读书的。毛顺生把儿子送进了离家最近的私塾读书，南岸这个离家才二百米的私塾，是毛泽东读书生涯的第一站。私塾老师邹春培对收毛泽东这个学生，很是欣慰，他跟毛顺生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精明能干的毛顺生对此却毫无奢望，他的想法极其简单又实际：“种田人家的子弟，不稀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除了受妻子文七妹娘家之书香门第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毛顺生因为自己读书太少、文化根底浅的缘故，在一场关于椿柴山

公案中败诉，本来有理的事情却因为对方引经据典无理讲出了三分理，反而自己成了被告，输了官司不说，还断送了柴地。这事给毛顺生的震撼很大，他发誓要让儿子读书，“可以帮他打赢官司”，给自己争口气，支撑门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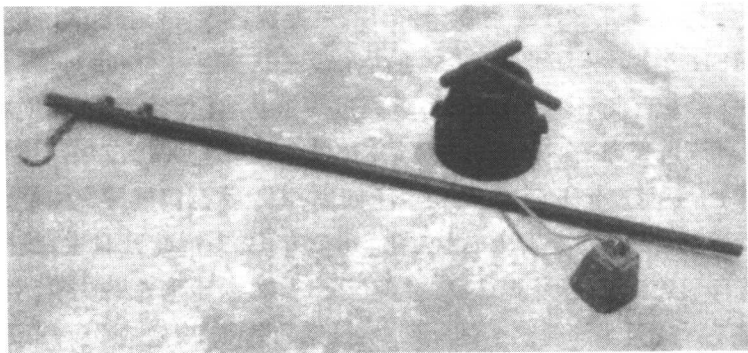
但令这个农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儿子毛泽东的脾气也很像他，倔强顽强，甚至有些暴躁。而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儿子读了书以后，竟然也引经据典地来反对他这个父亲！毛泽东回忆说：“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

毛泽东卧室一角





毛泽东家的斗、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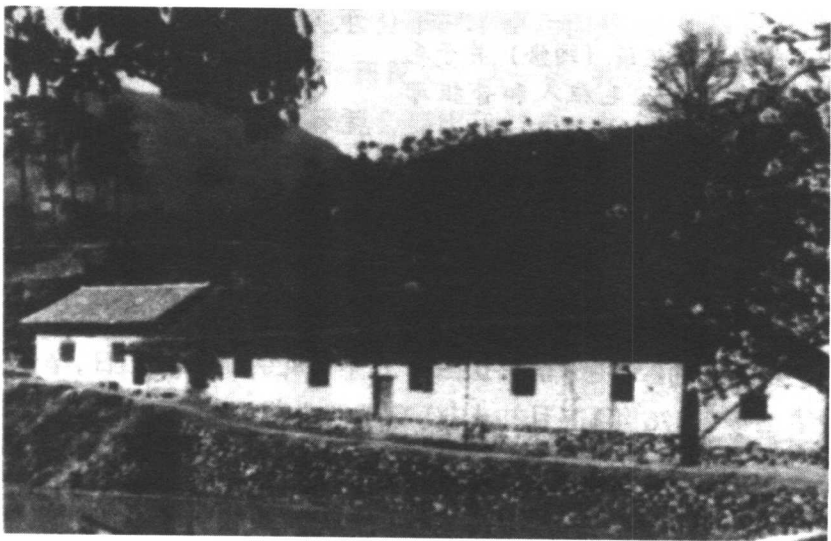
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从因为带领同学去池塘游泳而顶撞塾师，受到父亲的责骂离家出走“罢课”；到父亲当众责骂他“懒惰无用”，再次离家并以投水自杀相威胁，引经据典地说什么“经书上说‘父慈子孝’，可见‘父慈’在前，‘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最后仅勉强地“只屈一膝下跪”向父亲道歉。“叛逆”的精神在十三岁的毛泽东心中已经像越冬撒下的小麦，开始迎接春天。毛泽东自己回忆说：“父亲常常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面对这个既聪明又顽皮的儿子的反抗，毛顺生有些无奈。他只有妥协，毕竟儿子才十三岁，再说棍棒下面也不一定真的就出孝子。尤其是当被自己骂作“没有王法”的儿子离家出走，在山谷中流浪了三天后，还是一个砍柴的老人帮助给送了回来，这多少让毛顺生

感到有些后怕。渐渐地，他明白了靠拳脚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管教儿子已经不合时宜。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他说：“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

从九岁到十三岁这四年多时间内，毛泽东先后在四所私塾的四个老师门下读书，几乎是一年换一个私塾。这或许与聪明顽皮、不愿意死读书和读死书，且讨厌封建礼教的毛泽东的性格有关。一九〇二年在启蒙老师邹春培那里先后读了《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一九〇四年秋天，毛泽东转学到关公桥私塾读书，私塾老师毛润生。第二年春天，他又转到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在周少希塾师门下读到一九〇六年夏天。秋天他又转学到井湾里私塾的毛宇居门下，继续读《四书》、《五经》，并开始练习书法。骨子里就有一种天生的离经叛道的反抗精神的毛泽东，自然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尽管他熟读并熟记许多经书和令他后来受益终生的《左传》，甚至背诵如流，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



毛泽东祖居地东茅塘



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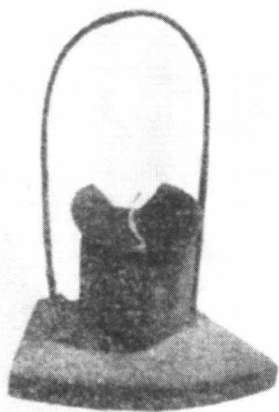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课堂上偷看古代传奇小说等课外书的故事，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也几乎一样地发生过。但后来他在谈及自己幼年的读书生活时说：“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③

毛泽东对这种私塾封建式教育难以接受，再加上父亲让他读书的初衷基本已经实现，他完全可以胜任父亲交给他的“记家账”的任务了。因为从他“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开始，父亲就开始要他“记家账了”。而且父亲还要他“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生活是白天读书，晚上记账，过着学生兼会计的生活。父亲在他的眼里“是一个很凶的监工”。而且“父亲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是给雇工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不久，也就是十三岁到十五岁这两年，毛泽东干脆停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虽然人离开了学校，毛泽东仍然如饥似渴地“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尽管这使要他熟读经书的父亲“十分生气”，但毛泽东仍“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十四五岁的农村伢子毛泽东在读书中学会了独立思考，并不是仅仅沉浸在传奇小说精彩故事情节的表面。“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

注释

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8页。



毛泽东少年读书时用的油灯

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这个“发现”令毛泽东大吃一惊，而且竟然让他“奇怪了两年”。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分析，他对历史小说中的这种现象感到纳闷，甚至提出了质疑！难以想象，这样与众不同的思考竟然发生在二十世纪初一个偏僻闭塞、贫穷落后的山沟里的少年身上，这是多么的了不起！这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或许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即使能够静下心来阅读完这些古典小说，也不一定能总结思考出这样深刻的命题。显然，这样的阅读和独立思考，对于毛泽东后来数十年特别是游击战争初期的军事生涯，以至中国革命的最后成功，都是有着启发和帮助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在他十四五岁的乡村生活中，他是渴望着中国历史应该有一位“农民英雄”的出现，而他自己或许也开始在心中埋藏了一个“英雄”的梦想。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欢喜的书，叫做《盛世危言》。该书的作者们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我的父亲认为读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他要我读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的如经书那类的实际东西！”^④

《盛世危言》这本书的出现如同一道闪电，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和人生中都留下了不可磨

注释

④ 摘引自《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丁晓平校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下文有关毛泽东自述生平部分的文字均摘自该书。



灭的闪光。这不仅是毛泽东接触到的第一本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政治现状和未来前途。《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是清末的一个改良主义者。书是毛泽东的表哥文运昌借给他的。此间，毛泽东还读到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的著作《校邠庐抗议》。这些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或者表示对外国侵略和清朝腐败不满，提出富国强兵主张的书籍，无疑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提高了精神境界，又激起了他重返学堂恢复学业的愿望。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靠“三条驴腿起家（即与另一家合用一头驴）”、左右手都会打算盘的毛顺生为了让儿子承继父业，赶紧给十五岁的毛泽东娶回了老婆，希望能以婚姻来锁住这个不安分的儿子的心。但对这个二十岁的罗氏姑娘，当时“对于女人本无兴趣”的毛泽东自然没有好感，而且“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因此他“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为此，毛泽东和父亲再次产生冲突。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主意，坚决还要去上学读书。好在母亲文七妹始终支持儿子，与儿子站在同一战线。面对严父的管教，少年毛泽东开始抗议父亲，与父亲“顶嘴”。“我的不满增加起来了。辩证的斗争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地发展着。”二十年后他跟美国记者斯诺回想起这些往事，还一边“很幽默地引用这些政治术语，一面笑着追述这些事件”，津津乐道地说：“我以为我父亲的苛刻，结果使他失败。我渐渐地仇恨他了，我们成立了一个真正的‘联合战线’来反对他。”但毛泽东也坦然承认，父亲的管教“这对于我也许很有益处，这使我尽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记账，让他没有把柄来批评我”。

不愿受约束的毛泽东对父亲的专制不满，并且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本



毛泽东读过的算术教科书

自行其是，做了很多“忤逆不孝”的抗争。为此，他风趣地说：“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毛泽东的这个比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的普遍心态，母亲的“间接进攻的政策”和毛泽东“不合乎中国的道理”的“直接进攻”，显然有着“是左还是右”的矛盾。而这样的矛盾与以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征途中的诸多矛盾，又是多么的相似！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在思想上似乎就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在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出生之后，因生怕毛泽东也像前面两个早夭的儿子一样养不大，母亲文七妹就抱着满月的毛泽东回到了娘家，因为外婆家儿女众多，家大福大，可以托其福，使儿子好养活，平安长大。唯恐第三个儿子再夭折，母亲开始“吃观音斋”，并多方拜佛烧香，祈求神灵保佑。“完全不识字”的母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信佛的，“笃信菩萨”。外婆还陪着母亲一起到唐家坵的后山一个叫龙潭坵的地方叩拜“石观音”，因毛泽东排行第三就取名“石三伢子”。文七妹还让儿子拜七舅母赵氏为干娘。从

毛泽东外祖家（唐家坵）

